七十二家集

附錄

高祖紀畧　唐姚思廉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咸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髣髴奉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蹔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輙嘔血數升服內不復甞米惟資

大麥日止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灑松草變色
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
度寺又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
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沲哀動左右
加以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
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
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
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
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

卷並正先儒之迷刪古聖之旨王侯朔臣皆奉
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
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
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
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
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
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
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
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

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歷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

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糾姦
擿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
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
移中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緜皂帳一冠三
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
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
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
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
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褸盛夏暑

月未嘗褻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親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翦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旣達萬機斯理治

定功成遂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越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于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曒爾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宜

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
然也

高祖紀畧

唐李延壽

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鎭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兼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皆不復識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日惟食麥二溢拜埽山陵涕淚所洒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於臺內立

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設淨饌毋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為解釋脩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

述制旨並撰吉凶賓軍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隷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

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棉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

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若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爲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爲益州

覞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覞還都乃見六
龍俱在常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欬
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
此而言蓋天命也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
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月中再朝每問安否
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
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祕之太子問起居不得
見慟于閤下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
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

酬帝使周拾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將封見拾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年建鄴之年也逮災歲實丙寅八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而起火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巛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刻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孰爲致之酉爲口舌當乎說位說言乎兌故

知善言之口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坐禪不食及太淸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爲祆以比石季龍之敗戮壁畫人頭皆縮入頭之類時游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

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饑鳥血流徧體而顔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于西南臠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内化之遂至喪亡云

又

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

便嗽口以過與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棉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卽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

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被異帝每謂所親曰宰
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
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
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
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

帝行坎尉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
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帝既屢有徵祥心益
自負

又

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帝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

又

帝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盤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淸

朗其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又

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
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床瓦器乘小
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開
涅槃經題癸卯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
薩大捨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
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公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袤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趣道自羅閱關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直智自已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

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
理絕名言更愍慜於客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
流二乘踳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
光毗曇偏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搜盡
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
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
同歸淸淨澍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
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
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迴遍出一品別立經卷

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廼出
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
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
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廼啓請御講說斯經有
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
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
者蓋江左已來後庭游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
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荒悖舞堂鐘肆等阿房
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

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
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
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
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雉之上
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
之園於時三春届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
不暑瑤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
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諠聽鳴鐘而
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

娛延二座以問道宣城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脩淨行稟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𢊁耿蟬晃委跎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群既而警蹕北趨棨戟東轉門揚濤梵傾吐香煙被靜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殊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亟淪偏執專伎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

迷方歸以正轍莫不渙然氷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遥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歳學周三藏識洞

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關中國應講
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
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
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
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寘符
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脩習苦
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
到廼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
刻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

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
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
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
小殿栽庇風雨所存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
之禮內屏千鍾之宴勝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
之費年減巨億蕪以博收地利同八珍於撓海
盈息泉府營蕪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
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
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

動併諸歸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
華埃塵不起四則犍稚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絓
轍塡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
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
部聽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
供遍設厨膳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
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
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
感趨蹈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瀟

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屈其心
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
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
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
光明彌大千而加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
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梁蕭子顯

夫熊羆入夢所以成列周文克寵六虛所以
虞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
自講同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尋經猶盤若之
觀井飛雲夢之在胸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
烈宣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
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取塵劫之初寂照所
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熏修
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

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
脫屣故以道駕至王事爲方冊若非蘊生知之
上德藏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
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
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豩
軫與究竟同流與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
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
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綍導明心之迷筌
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縹刻爲金篆衆具寶

飾品窮無價之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瑯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館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彼薰風願開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亥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塡塡塵霧連天以造於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衮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

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旋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氷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群充堂溢霤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月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

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
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
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
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
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餼別錫泉府復
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
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
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
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

越荒服遠夷列參迓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
種出家閒義爲貴卽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
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
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
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
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
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縮揳指迹之處宛
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
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毎夕

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淸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
陽和恊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
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
遍於萬宇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燿俄而左邊
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於有上聖
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覩矚故知現此面門證
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番屈右史記言寔
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
舉或遐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開而啓

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屬月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開聖肯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為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攸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辯如撤燭殆氣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

題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用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决或發問論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辭退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大衛始啓止蒙七日諸僧讚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顒顒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三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

養經文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給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所自菲薄司服所職褻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親之費則大官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為下床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惟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尊法寶明發不寐所利惟人所約惟已誠

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寶錄又官人常裕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殺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賃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

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經度府庫常富園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為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運吏輙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

非惟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瑗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有重過於昔時文侈既荷嘉貸未嘗暫息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

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
寳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
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
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上武帝古今書評啓　梁袁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眞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擧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之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
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勑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特以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内侍中尚書令袁昂啓

勑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寔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

揩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尌
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奉勑寫千字文上呈啓　　梁蕭子雲

臣子雲奉勑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隷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隷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追爾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

勤文不忝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
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與武帝論牲牷樂辭啓　梁蕭子雲

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圖改眂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備

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登應改定樂辭以不武帝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

上武帝郊廟歌辭啓　梁蕭子雲

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之

敕並施用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制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

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曚臣
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
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卽是經
誥之流愍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
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
修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
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
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
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敎致治

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

聖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

送瑞鼎請相國梁公啓　梁劉孝綽

生水游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甕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爲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謝高祖啓　梁劉孝綽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疎悍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菲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輙鑒蔣濟之寃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

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
敢倖其施陛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玄隴絕望
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延為榮
賞況剛條落葉忽霑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
但雕朽杇樊徒成延獎揣影縈風終無效答

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敘

唐釋道宣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勑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

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郎事中亦不得然巳故今集會於大衆前求律中意問諸僧道律中無有斷酒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答弩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恆作如此說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

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常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制問僧辯法師

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末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開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爲不敢不食制又問僧辯

法師當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奏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嘗開許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開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開見殺亦可不見聞殺亦可不聞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問以錢買魚肉是疑不答若理中理自是疑開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

中爲論娶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
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
殺但買者不作此想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昏亂
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於時作
現成肉心問爲自成銘作死爲殺銘作死答此
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問法師既爲人
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
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意答買自死者意問
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

往屠肉家買答理中亦然應疑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斷制又問此肉為當作肉味為當作菜味僧辯答猶作肉味問為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問若非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私自啟如此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問若爾云何令食肉答為漸行者說引其令深問為具足戒者說為不具者說答為具足者說問既為具足

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令答食肉而是引其令深
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教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
人答僧辯所爲正自齊此制又問律教起何時
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問若如此涅槃
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
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無斷
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既云接續
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
教邊此是接續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

們辯解正齊此問法師既是大律師爲衆開導
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
住不齊此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
是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座云何律文
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教問若言接近教
近教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脩行不
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部家律
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羣僧僧辯不復奉答勑問
寶度法師說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

答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牽經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爲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脩多羅中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脩多羅與毗曇毗曇中亦有脩多羅與毗尼不言無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

所言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與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嘗開肉問律既是其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爲進退只可爲寺中沙彌式叉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止自極此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肉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

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問優波離悉集佛
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問若爾迦葉
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脩
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
集毗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
涅槃時不復制戒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大慈
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
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
奉答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

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爲不淨不諸經律師覩違此教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寵奉答閉織門稱爲素開織門稱不素開若爾衆僧云何開織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開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是爲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開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動至千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

于時諸法師懺悔已不答那得不懺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無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問出寺更食何如孫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誓方復更噉去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後人有慙愧乃得有勝初人義問若爾但先道慙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無慚愧其既知慚愧故知羞不慚者問先道慚愧而猶噉食此是

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輕犯如其輕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爲罪所以彌大答經有成文耆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即是淸白法明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爲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罪以爲白法答經又道慚愧爲上服若爾便有非上服義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慚愧發無所益若作

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法寵

來答事畢三律師並下又刺始與寺景猷升高

座讀楞伽央掘摩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

左

書梁本紀後

明張燮

梁武少而好學洞達儒玄萬機多務卷不輟手天情睿敏超邁古今諸子連翩摛芳恭而振金石昭明早世少海淪波懋軌元良流徽翰墨簡文擅宮體之號元帝結才秀之交史並稱其讀書數行俱下過目輙憶操筆立成合所編撰各數百千卷爲世所欽述作之功可謂盛矣夫帝王之代名能詩歌及脩辭一門相望者古惟曹氏繼予而蕭氏父子繼之魏武稱長大而能好

[illegible][illegible]余與袁伯業歌咏諸篇遂爲騷壇宗祖子
桓伯仲狎主建安之盟不朽大業經國盛事此
之語大堪氣色若古今一石才子建真得其八斗
者余嘗戲謂三國鼎列曹氏無論身受漢禪盤
據正統即文采照映亦是大家婢應作夫人壓
倒田舍嫗耳令簡文元帝運際隆平故當作守
文令主文令蓬樞藿食之士有如許手筆亦不
失一慧業文人惟夫遭世倥偬都下狄場蹶發
贊圓旋轡虎狼之口黃蘇既折綵筆亦湮非才

人之大痛哉抑余猶有慨焉覇朝帝子生長戎馬間無復整軍經武之圖斬斬焉結纂素之緣以思見後世乃唐宋承平之主反有目不知書手不辨翰將使鼓吹休暇從龍而托士大夫因以不復稽古矣故陳後主雖亡國尚倍勝於椎魯者也

從武帝登景陽樓　梁柳惲

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

奉和武帝苦旱　梁庾肩吾

陽山蛇不蟄洄澤鳥猶攢暫息流膏雨將似怨祁寒文衣夜不臥蔬食晝忘餐潔誠同望祀惟馨等洛蘭江蘋享上帝翔禋冀高巒祭雲與岳亢蒸穴動龍蟠淵渠還積水滤池更起瀾

遺事

東昏別立帽飾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帽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鸝東昏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爲鳳翔之驗也黃鸝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獲奴之應也調者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

初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

州兒識者言白銅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
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
高祖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若成衆史可廢子
顯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
符同復在茲日 蕭子顯傳
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招採異人
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
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
見焉

舊壯固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壯望游口實爲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爲鎮望之額

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愛詠凡百各陳所聞帝自斜擿前違裁成一代隋書音樂志

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

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

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六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㞢又制爲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

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隋書音樂志

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轉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為之 隋書音樂志

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後武帝以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内書云以殷仲春

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即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裸饗之事前代皆以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贊之則知耕籍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讚述辭旨今籍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日齊代耕事籍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

以明愼重而遠在餘處於禮爲乖今宜以侍中
奉未幇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隋書禮志
帝曰據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而今大祀並乘
金輅詔下詳議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又齊制
玉輅上施重屋棲寶鳳凰綴金鈴鏵珠璫玉蜯
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毦又畫麒麟頭加於馬首
帝皆省之隋書禮志
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刱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
蓋立新義以排渾天之論隋書天文志

帝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朽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七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暯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不悅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談藪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墻不可圬也資暇錄

其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曰景今
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以甲士五
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卿在戎日久
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景
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王僧貴曰吾常據
鞍對敵矢刃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
懾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
而意猶忿憤時有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
其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

什物入對曰丞相高祖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
代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廢所
[illegible]求多不稱旨遂憂憤感疾而崩

集評

武帝藝業之美莫與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 洪興

七言歌行梁武尤勝河中之水東飛伯勞皆寓古調于纖詞晉後無能及者 詩藪

武帝逸民詩質健淵渾魏武而後此首差有帝王氣 詩歸